

锄毒草批黑书

(第一辑)



抓紧革命大批判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对吗？不对。它完全不符合思想战线上的实际情况。这种论调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它只能帮助一小撮阶级敌人麻痹革命的人民，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去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贯穿着革命的大批判。我们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两面派，批判了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批判了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当形势正需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批判各种阻碍斗、批、改的反动思想的时候，怎么能够说“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呢？事实上，尽管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变换口号和形式，资产阶级反

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决不应当停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这是革命的真理。不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已经占领了，如果不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些阵地就有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的危险。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为了真正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必须抓紧大批判的工作。

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那里？

第一，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文化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它的影响。三年以来，我们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广泛的大批判，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批判还需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只有把革命大批

判搞好了，我们的斗、批、改才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以文学艺术而论，各个方面都还有一批毒草，需要选择其典型者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等等方面，过去党内外的修正主义者曾经散布过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修正主义的谬论，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批判它，它就会放毒，就会毒害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我们的方针就是把毒草化为肥料，通过革命大批判，使人们在各个领域中都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深刻地认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以便在对这些毒草或者对类似的毒草用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时，广大的革命群众能够及时地识别它们，自觉地批判它们，揭露它们。

这里所说的批判修正主义，包括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批判。对于过去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文化界、思想界、科学界所散布的毒素，必须进一步加以肃清。对

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最近一个时期所散布的种种疯狂的侵略言论，必须继续加以揭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作为美帝国主义帮凶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进一步看清苏修纸老虎的本质，使人们充分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做好粉碎美帝、苏修侵略的精神准备。

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

必须指出：在少数同志和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是危害革命事业的，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是腐蚀人们革命意志的，要坚决加以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会引向混淆敌我，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使自己鬼迷心窍；无政府主义会引向一切“以我为核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闹独立王国。我们必须反对这些东西。一切共产党员、革命的人们，都要顾大局，应当坚定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可把宗派主义即资产阶级派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老干部都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些错误的倾向是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坚决的、恰如其分的批判之后，它们才会被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要用思想斗争的武器克服错误倾向，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目的。就是说：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里需要指出：决不允许从宗派主义观点歪曲党的政策，阳奉阴违，各取所需。不论从右的方面或者从“左”的方面歪曲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批判。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每个战斗号令，做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一切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对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些

人，即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失败了，不死心，总想钻空子，煽阴风，点阴火，在他们认为比较薄弱的环节，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用种种方法来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和青少年；或者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破坏斗、批、改；或者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或者利用封建宗教迷信，妄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所有这些，总的都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批判这些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广大革命群众擦亮眼睛，口诛笔伐，使资本主义倾向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揭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不断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我们坚决实行这一条。证据确凿的坏人闹翻案怎么办？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要照此办事，什么地方有

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企图翻案，我们就发动广大群众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又一次把它斗倒。

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就是我们当前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总的说来，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任务。为了搞好革命大批判，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群众要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注意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要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也要组织少数人占有充分的材料，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只要各级领导抓紧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发现、锻炼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并且在革命大批判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录

- 一、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 1 ）
- 二、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 7 ）
- 三、《雾》、《雨》、《电》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11 ）
- 四、扑灭巴金的鬼《火》……………（ 14 ）
- 五、《灭亡》——巴金帮助蒋该死镇压革命运动的罪证……………（ 17 ）
- 七、坚决打倒反革命老手巴金……………（ 22 ）
- 八、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26 ）
- 九、彻底批判大毒草《上海的早晨》……………（ 38 ）
- 十、杨健是刘少奇丑恶灵魂的写照——怒批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 41 ）
- 十一、不准美化资产阶级——彻底批判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 46 ）
- 十二、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的《上海的早晨》……………（ 49 ）
- 十三、周而复是何许人也……………（ 52 ）
- 十四、《红旗谱》、《播火记》为谁翻案？……………（ 56 ）
- 十五、《六十年的变迁》要把中国“变迁”到何处去？…（ 62 ）

十六、《三家巷》《苦斗》的“谜”底是复辟资本主义…	(66)
十七、《铁道游击队》是修正主义文艺的一面黑旗……	(72)
十八、《我的一家》是为错误路线翻案的黑碑……………	(76)
十九、《青春之歌》是反党之歌……………	(79)
二十、《朝阳花》是为贺龙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83)
后记……………	(87)

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

班 革 祖

反共老手巴金炮制的一系列毒草小说，贯穿了一根又粗又毒的无政府主义的黑线。巴金笔下的所谓“英雄”和“典型”人物，实质上是一群被他美化了的无政府主义者，如《灭亡》中的杜大心、李静淑，《雾》、《雨》、《电》中的吴仁民、李佩珠、周如水、陈真、慧，《家》、《春》、《秋》中的高觉民、高觉慧等。巴金的反动笔触用什么“爱”呀，“恨”呀，“眼泪”呀，“热情”呀，什么“希望”，“追求”……去装扮这些人物，去包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毒素，以此迷惑读者，毒害群众。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行，实际上就是巴金妄图用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自我表现。

巴金是一个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从十六岁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以来，不仅炮制了很多毒草小说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而且大量翻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老祖宗的著作，不少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的黑书就是由他贩卖到中国来的。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高兴极了。但他也知道，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于是跳出来为刽子手蒋介石出谋划策，说什么：“反对共产党不去找更进步的理想来非难他们，单靠着刀枪的力量，纵然弄得伏尸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所谓找“更进步的理想”来“反对共产党”，这就是巴金竭力宣扬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的罪恶目的。所以，巴金的反动作品，他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解放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破坏；解放后，就成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工具。

—

无政府主义者叫嚷得最厉害的是“不要政府”。巴金自己最欣赏的《雾》、《雨》、《电》中的主角吴仁民、李佩珠、周如水、陈真等人，他们的理想就是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强权，只是集合在社团协会周围进行活动。巴金在别的地方也说，政府是万恶之源，“是一个压制人民的原动力”，“少数人行使的威权和多数人行使的威权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行使个人以外的意志”。巴金的这些黑货，其源出于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主张“废除一切国家政权”，建立“无政府社会”。

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年代里，无政府主义者高喊反对一切政权，他们的矛头首先就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巴金之流狂叫反对一切政府之时，正是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他们所谓反对一切政权，就是反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早在一九二五年，巴金就在北京《国风学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疯狂地发泄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他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骗人的谎话”。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打的招牌，骨子里只是少数共产党人的专政”。看，巴金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无政府主义者真的不要政府吗？决不是。巴金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他所要的，是“那值得憧憬的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欧洲生活”（《激流》）。巴金所说的欧洲生活，就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提倡“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约束，这是无政府主义另一个反动的主张。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就宣称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巴金笔下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一批“绝对自由”的鼓吹者。他们胡说什么：“人与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个人的自由。”（《雾》、《雨》、《电》）巴金在《灭亡》、《雾》、《雨》、《电》、《家》、《火》等毒草中所描写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也成立什么团体，但是他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反对任何组织纪律的约束，谁也没管不了谁，谁要干啥就干啥。他们这样做，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当然损伤不了一根毫毛；而他们所提出的个人“绝对自由”这个口号，却具有很大的欺骗作用，我们必须揭穿它。

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抽象的“绝对自由”。自由是有阶级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可见，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那么，巴金之流所追求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呢？是什么样的自由呢？《雾》、《雨》、《电》里一群男男女女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作为代表。他们所追求的，是玩弄异性的“自由”；是荣宗耀祖、出人头地的“自由”，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根本不可能、也决不存在什么全人类共有的“绝对自由”。

无政府主义者把他们所追求的资产阶级的自由，说成是“绝对自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人民

利益的代表者，其目的是为了麻醉人民，破坏革命，取消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年代里，他们把自由和革命纪律对立起来，反对一切组织纪律，必然起了涣散革命组织，瓦解革命队伍的反动作用。

三

从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无政府主义者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也是完全颠倒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高居于群众之上的“上等人”，把群众看成是“群氓”。他们敌视工农群众。巴金在《灭亡》里，借他理想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之口，说出了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人民的仇恨。杜大心公然表明，他不能爱“那些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象蛆一样的人”。人民，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被恶毒污蔑为“象蛆一样的人”，这是多么刻骨的仇恨！巴金还在《死去的太阳》、《砂丁》和《雪》这些毒草小说中，肆意地丑化、侮辱工人阶级，把工人歪曲成极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市侩。巴金从资产阶级的自我出发来表现工人，把自己肮脏的灵魂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简直把工人糟蹋得不成样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巴金的笔下，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爷少爷小姐统治着，可见，巴金从来就是人民的敌人。

巴金这一伙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如此仇恨工农群众，可是他们又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鼓吹恐怖暗杀活动（如《灭亡》中的杜大心），标榜什么“自我牺牲”。其实，这只是没落阶级绝望心理的反映，同时也是为了引诱青年走脱离工农、仇视工农、搞个人奋斗的道路。这正是一条走向灭亡的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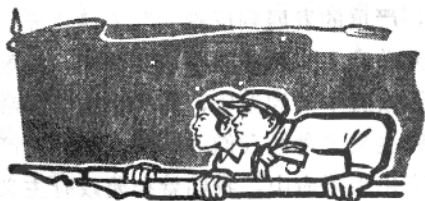
四

解放以后，巴金这个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大叛徒刘少

奇及其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代理人陆定一、周扬等的包庇重用。周扬吹嘘巴金是什么“语言大师”，为他出版十四大卷的毒草集。因此巴金公然坚持他的反动立场，死死抱住无政府主义不放。直到一九五七年，他还公开宣称：“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巴金确实是顽固地守住他那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营垒。解放以来，他一再重版那些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毒书，并且通过他的“创作谈”，为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涂脂抹粉，气焰极其嚣张。一九五八年，当他吹捧《灭亡》的文章一发表，立即遭到姚文元等同志的迎头痛击。姚文元同志深刻地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这种思想表现为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用个人主义来对抗集体主义，从个人利害出发，来观察事物和判断是非，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主张极端民主化，反对纪律，蔑视组织，看不见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它起着思想上的腐蚀、破坏作用。”姚文元同志还指出：“今天，公开主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人虽然很少了，但由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存在，产生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根源还存在，所以这种观点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会长期存在。在有些有个人主义思想的青年中，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严重的发展到反党。”（姚文元：《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事实证明，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就有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温床，而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力图通过煽动无政府主义来腐蚀我们的队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和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想作过反复的斗争。尽管无政府主义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是，我们和这个反动社会思潮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我们丝毫也不能忽视巴金的毒草以及其他阶级敌人传播无政府主义毒菌的恶果。在当前一片大好形势下，不是又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从阴暗的角落里，放出了一股股无政府主义的妖风，一些“私”字膨胀的人，也随

声应和吗？什么“纪律是框框”，“谁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谁也管不着我”，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论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们同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徒子徒孙巴金之流早就唱过的调调有什么两样呢？刘少奇这个老机会主义者也唱过这样的调子。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散布过“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无政府主义论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利用那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反面教员（包括象巴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作用，批臭巴金之流所鼓吹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文汇报》）



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

华 文 报

多年来，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控制下，反共老手巴金在三十年代所炮制的大毒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下称《激流》）一直被吹捧为“反封建的巨著”。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深知《激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作用，因此极力压制革命群众对这些毒草的多次批判。一九五八年，革命同志奋起批判了巴金及其《激流》等一系列的反动作品。这下象挖了刘少奇一伙的祖坟似的，旧中宣部阎王殿一面下禁令，说“对巴金的批判不要集中搞”，“下点毛毛雨就行了”；一面又把巴金的毒草搜集起来拼凑成十四大卷的《文集》出版。巴金有黑主子撑腰，便以写“创作谈”为名，对革命群众的批判实行反攻倒算。在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他更猖狂地抛出什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个极为反动的发言，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恶毒攻击，来了一个反革命的总反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去了周扬之流蒙在《激流》上的种种伪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群众得以彻底清算反共老手巴金的反革命罪行，肃清《激流》的流毒。

《激流》写的是封建地主家庭“高公馆”（也就是巴金当年的家——四川成都府通顺街李公馆）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这段时期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发生了何